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義

羅六

夫婦之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

羅六

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錄曰魯莊公即位二十有二年壽三十六

也而始聘於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棲犖之牽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牙慶父之姦可以無作矣奈之何桓方飭伯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

為大顧憧憧於違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為義而孟子行權之為大

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

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錄曰以記禮次之者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今能立而言權於是娶於同姓而謂之吳孟子者有恃於直信

而涕出女吳者有忽於辭腆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借老而鷓鴣不若者皆萬世之罪人也

詩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殍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錄曰或以此為姜里拘幽之日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烈矣然臣罪當

羅六

二

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內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真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譖方威而閔天之謀未行歟卒之無可奈何而付之於浩嘆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耶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蔎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蔎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錄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雖有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已也况夫逋逃

之數刑人如不克者乎及夫既見而悅則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為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愛拜關之情其愛其樂所關微矣

羅六

三

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錄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

知之者鮮矣夫爾我相形而後忤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子之於親以婦見誅忤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貪莫甚矣衛之為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夫匹婦尚

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彝途人克舜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歟

婦人為夫所棄作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淫以涓濁湜湜其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錄曰愚觀棄婦之詞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誠之委曲措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

羅六

四

容宴樂其新昏也矧於被棄之時心志悖戾言語不倫既乏代筆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事暗君其曰黽勉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葑菲昔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涓濁涓清者反已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効用矣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泚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而已是詩也

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則有去而復顧之情孰謂一婦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曰女曰雞鳴士

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錄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係於雞鳴昧旦夫

羅六

五

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係於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難矣此安靜和好所關甚大而有泚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錄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然則知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若靜女溱洧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緇衣

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  
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  
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錄曰愚觀是詩義明詞順蓋古者宮壺之  
中不但閨門淑女如傅姆師氏莫不有儆  
戒之道諷誦之詞焉故其詩曰雞既明矣  
會朝之人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  
也而君方以為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乎

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  
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東方則  
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且以分矣尚  
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  
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於朝者候君不出

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為  
憎乎此於上下措詞文順理直故常存之  
以備叅考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  
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

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  
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  
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  
朝

錄曰如是則必無匪雞則鳴之愆亦遠於

脫簪待罪之責矣錄之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  
禮而宴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  
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  
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係於齊以其時  
考之蓋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即姜后之  
所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

雅歟不然何庶子子憎方以為懼而顛倒  
裳衣顧以為常歟然不可考也

春秋魯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於齊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於齊則為夫人矣而曰

卒王姬卒何也蓋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  
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  
之掃耻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哀哉  
乎王姬而與之敵體乎天王自同於鳥獸  
也而豈知匹婦之不可奪志哉甫於歸而

即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還回不  
勝忸怩之心而姜氏乘剛淫逼矧當自竄  
之日有人心者不若是怒遂奪然而長逝  
耶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  
王姬有焉然則鳥中之風珠中之璧不得

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言夫子表而出之  
所以遏淫欲存貞行以愧當時勸後世之  
意切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  
末矣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  
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鄭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  
歸於鄭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



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天子存而弗削為後

世勸

八

錄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間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己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之殯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伏節守義之美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為葬而示之恩其然豈其然乎

傳齊侯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文是猶加忍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妻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

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香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錄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執劫於隣國也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強援也夫五

羅六

九

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為妻則何必於更室若俱以辭婚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紛紛以為病也然則忽者奈何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所謂自求多福者如此忽處鄭莊之世三綱絕矣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何況甘於交質扭於狄勝徒以婚齊為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婚何也蓋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

懦疎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必通無所見惟其急情而不能操慮迂闊而不近事情是以甘為人下而不辭也詩人譏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歟  
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

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錄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於厚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歟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

羅六

十

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錄曰愚觀黃鵠之歌其肯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詞是真能守禮義之

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為之感動而况於人乎此妾婦之中正禮道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

晏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

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對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

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

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

乎明日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

王以霸樊姬之力也

錄曰姬之不食禽獸肉也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

考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為人榮於色而羞於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能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往而不改以全貞安可不顧名節自甘身而羞毀棄義

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為復其身

尊其號曰高行錄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凡君無再娶之義恐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

尚可近失節之婦哉梁王驕姿不道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之無制相之無術而徒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

何高則王行何卑乎漢書班婕妤好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左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淑女女師之篇必三復之進見容止輒依古禮其後趙飛燕有寵嬌妬諧訴云挾邪詛祝上考問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充奉園陵堯因葬園中

錄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妬寵怙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親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効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希下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團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

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充奉園陵堯因葬園中錄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妬寵怙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親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効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希下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團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

之大節籌之何許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則不免於質之勝文君子不能不為之深惜也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後莽篡后

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節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羅六

錄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

十三

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歟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是以釀醞保護以成其亂及至篡國

滅劉代漢而後握璽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為愈也

東漢書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為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

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歸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錄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係於時之進退存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問閔百戰求帝於數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威姬親如意據艷航之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

○羅六

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極其至也乃有人彘之詐馬有鴉鳩之毒馬有滅宗

之禍馬有易姓之謀馬繫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絕於天不可得而禱也當時漢廷大臣未能堅守喋血之盟矧責以春秋之義

哉此義不明是以不傳之呂而篡之新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值王莽篡廢絕交官建武中徵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為郡功曹令之

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辨於野聞賓至釋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恠而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

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錄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

貧賤之交人所難志而彼此相形間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為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况於世態乎必若而人自斬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

羅六

五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



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錦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累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務馬融儒者絳帳

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馬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聘以駟轡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錄曰規與妻何如琰與邕乎規之耻不與

黨妻之奮不失身俊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女十九年進為

學六

六

夫人伏后弑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仲母詒女之怨皆不可道矣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羅七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墉城衍表請

羅七

一

離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諷之孫女見其主亦自奮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憎昧顛惑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吸粟如二女者乃珉中之璧壺中之水行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急急離婚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至全有如此水較之排墻填殺真同瓦石安在其東中珠玉耶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